

乱针绣与点描法

Scribbling Embroidery and Stippling Design

——有寄于国光剧团年度大戏《快雪时晴》

撰文/林幸慧



张容不安的灵魂漫溯历史长河

“乱针绣”是民初苏绣艺师杨守玉创发的刺绣技法。与传统刺绣“排比其针，密接其线”的作法相反，乱针绣的针法纵横交织，灵活多变，以各色丝线累次错综掺和，成品色彩层次丰富，有强烈的立体感，是结合了刺绣工艺与西洋绘画的全新刺绣方式。“点描法”是新印象派画家秀拉的代表技法，以“点”的组合构成明暗效果。无数色点经过严谨布局构成整体画面，隔着一定距离观赏时，会感受到光点传达出特殊的律动感，秀拉以点描法创造了美术史上前所未见的视觉效果。国光剧团年度大戏《快雪时晴》是以京剧演员、交响乐团、本土题材和歌仔戏编剧熔铸而成的全新京剧。无论从创作组合或剧作本身来看，都与乱针绣、点描法同样具备“创世纪”的高度。

史无前例的创作组合

在戏曲创作中，音乐的重要性人所共知，此次国光与NSO（交响乐团）合作，唱腔创制由国光文场领导李超主控，全剧作曲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团长钟耀光负责，极度个性化的戏曲音乐与追求众声和谐的交响乐团如何中西合璧，令人充满期待。不仅如此，在特殊的音乐之外，还有特殊的题材。继1998、1999年的“台湾三部曲”之后，国光再度触及本土题材。京剧处理本土题材之难为，有目共睹，经过八年锻炼，国光再次挑起这个重担，尝试将京剧、交响乐与本土题材于一炉。面对这样特殊的客观条件，国光的应对之道也出人意表：请来了著名歌仔戏编剧施如芳。施如芳对于歌仔戏创作向来怀有高度热忱与使命感，这次面对来自新领域的挑战，她如期完成令人惊艳的作品——《快雪时晴》。

《快雪时晴》的创作组合虽然多元，可终究是一出京剧，国光要以京剧统摄交响乐、本土题材与歌仔戏编剧，殊属不易。就好比乱针绣，针针错乱，却必须乱中有序；也像是点描法，点点独立，却得要暗自勾连。在这之中，音乐必然是项大

工程，导演也要耗尽心力，但在大幕未启之前，此二者皆无法讨论，故此只能针对剧本略作陈述。翻开文本，《快雪时晴》与乱针绣、点描法的相似处就更令人称奇了。

乡关何处？千载余情

全剧以书圣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为引，此帖原为王羲之写给友人张容的书信。戏由张容率军北伐前夕收到此信写起，因王羲之曾反对北伐，又在封套上将张容籍贯写作江南寄寓之地“山阴”，而非张氏江北原籍“清河”，张容大表不满，认为王“乡音未改初衷改”，故国之思不再，打算凯旋后要与王秉烛长谈，谁知出师未捷，战死沙场，一念不泯，难忘此信，魂追千载，历尽古今，看遍各代君民，参透战争的荒谬与无情，终于在台北故宫《快雪时晴帖》的摹本前安顿了自己的心。

张容的执念，在于王羲之将收复故土的崇高使命置诸脑后、甚至自作主张给张容换上新的籍贯，力主北伐的他至死都无法理解安于江南寻常生活的王羲之。直到化作魂灵，漫游古今，他才逐渐看清楚：战争让母亲失去儿子、妻子失去丈夫、孩子失去父亲；这厢战争的执行者可能身不由己地骨肉相残，那厢战争的发动者却已把酒言欢，共商大业。他看到不同时空的百姓竟有着共同的卑微愿望：一家团聚，过上太平日子。经过千年时光，关山万里，张容终于明白，千年以前替他改籍贯的王羲之其实想要告诉他：江北清河是再也回不去的梦土，江南山阴，才是你此生的家乡。

是处青山可埋骨，虽为异客，异乡竟已成了今后的故乡。

乱针与色点：人生片段的拼贴组合

全剧共五场，上下半场各有一序场铺垫。除剧首的序场之外，每场时空至少经过一次变换，最多可达三次，亦即一场

最多有四个时空在流转。

全剧涉及的时间与主要人物有：

超越时空的大地之母、歌队、张容魂魄

东晋（张容、众文友、彤云）

不特定的古代（裴平、裴安、裴母、狼国国王、虎国国主）

后梁（温韬、盗墓兵士）

南宋（王伍思、李三娘、画师、红芸）、

清代（乾隆、众臣）

民初（赵长荣、高曼青）

现代（姜成章、青年男女）。

以上系依时序简单排列而成，但在剧中这些时空与人物时时变换，不只出现一次，也未必依照时序出现。

在当代戏剧中，跳跃的时空安排并不罕见。但戏曲与戏剧不同，由于表演特质之故，戏曲剧本的信息承载量小于戏剧剧本，因此人物不宜过多，多则焦点容易分散；头绪不宜纷繁，繁则可能交代不清。而《快雪时晴》人物之多、头绪之繁，从前列简表便可窥知一二，这是编剧的大手笔，却也给导演出了道大难题。

犹有甚者，当代戏曲作者或导演偶尔会安排不同时空并置一场，国光前作《金锁记》的意识流手法即为显例；大陆上海京剧院近年的《贞观盛事》、《廉吏于成龙》和中国京剧院“京剧交响诗”《梅兰芳》或多或少也都运用了此一方式。尽管未必都像《金锁记》那样收放自如，流畅灵动，但京剧依照时间先后线性叙事、单一时空的规律确实逐渐被打破。

然而，《快雪时晴》更进一步，“场景与人物不断流转、交错、甚或同场并陈”成为剧作的全部结构，再加上超越时空、游离剧外的大地之母与歌队这样的希腊悲剧元素，乱针怎样组合，色点如何排列，全在编剧胸臆。施如芳摊开一地看似破毁的结构，再以深情绾结今古，让《快雪时晴帖》的收件人张容神灵不灭，千载追寻。这样跳跃式的剧本结构几乎不再属于戏曲范畴，也许更适合拍成电影，以一幕幕目不暇接的画面撼动人心。这个本子，真真是对戏曲导演的严酷考验。

新天地，新时代

施如芳以张容贯穿全剧，透过他追寻《快雪时晴帖》的过程，串起不同时空中庶民百姓与帝王将相的人生片段，将这些人生片段拼贴起来，加上大地之母超然物外的提点，组合成《快雪时晴》这幅长卷。这样的笔法对戏曲而言其实非



张容穿越时空，在原乡与他乡之间



张容在准备挥军北伐之际收到王羲之书信

常危险，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铺陈开展，酝酿情绪，可能导致每一个片段都流于浮光掠影，有形无神，难以成篇。但反过来看，由于含摄之广、内蕴之富实属前所未，兼以非比寻常的音乐配置，若处理得宜，也可能创造出波澜壮阔的史诗。

回顾施如芳的重要作品，从《荣华富贵》以后，无论《大漠胭脂》、《梨园天神——桂郎君》、《无情游》或《人间盗》，都有共同的特点：立意尖新，深情动人，叙事或有小疵，但深情与新意总如散金碎玉，流光溢彩，白璧微瑕因而都隐没不见，始终让人对她抱持高度期待。这次的《快雪时晴》亦然，创意令人赞叹，深厚真挚的情感令人不能自制地、几度展卷便要几度泪潸潸，而特殊的结构却令人咬舌不下，忍不住要为导演担忧。幸好，导演李小平已然百炼成钢，寻思两岸，或许唯有练就舞台时空变换独门密技的他，才能善待这样行于所当行、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剧本。

乱针绣针法错乱，但绝非杂乱，点描法的各点色彩配置也都经过精密计算，作者要总揽全局，才可能创造逸品。国光艺术总监王安祈教授素来能将最合适的人摆在最合适的位置，《快雪时晴》内需以京剧涵融交响乐、本土题材与杰出歌仔戏编剧，外需经历两个顶级表演艺术团体的磨合，众口难调，要调和鼎鼐中不和谐的诸味，是一项让人备受折磨、却也十分过瘾的重任。

在下笔为文的此时，《快雪时晴》终极呈现如何尚属未知，但选择这样的题材就如同当初选择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一般，起手便自不凡，国光制作团队敢于面对这样艰难的考验，其胸襟识见就值得击节喝采。回首中西艺术史，乱针绣与点描法的出现，都为所属的艺术门类开创了前所未有之境。《快雪时晴》也有同样的企图心，国光尝试开启新天地之门，引领永不满足的爱戏者，一起走向新的时代。

（本文刊登于2007年10月份《传艺》杂志）

（林幸慧：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）

责任编辑 / 白勇华